

夯实保护根基 创新活化路径

——湖北全力开创文物与旅游融合发展新局面

何凌

2025年11月,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先后批复同意单独设立湖北省文物局。这在湖北文物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文物局的设立,绝非简单的机构调整,而是意味着湖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进入了统筹更强、效能更高、融合更深的新阶段,也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注入了强劲动力。

战略方位： 把握湖北文旅融合的时代机遇

湖北拥有丰厚璀璨的文化家底。从200万年前的“建始人”到100万年前的“郧县人”,从辉煌的楚文化到波澜壮阔的三国文化,从红色革命沃土到现代工业脊梁,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延续性、独特性在全国名列前茅。目前,湖北全省拥有3项世界文化遗产、1项世界记忆遗产、16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7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45家备案博物馆、298万余件(套)馆藏文物。这份沉甸甸的文化家底,是湖北建设文化强省、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最坚实的根基,也是必须守护好的文明根脉。

理解湖北文旅融合的站位与定位,核心要落实到五个层面:落实到湖北战略点建设的要求上来,建设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落实到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要求上来,深度推进文旅融合;落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来,推进湖北文化强省建设;落实到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创新上来,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精神高地;落实到推进国内大循环实现持续性增长上来,打造文旅融合的消费先行区。新文物局的使命里天然蕴含着“融合”基因,为打破部门壁垒,更顺畅地将文物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文化体验、教育载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组织保障和战略窗口。

实践基础： 总结文旅融合的阶段成效与现实挑战

回顾过往,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扎实深入,文物与旅游融合已从理念走向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坚持“保护第一”,省博物馆、省考古院独立运行增强力量,省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提档升级;高质量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任务;“十四五”期间争取各类保护资金,带动社会力量投资“文物警长”制度、重点文保单位“一键报警”等创新举措有力保障了文物安全。第二,“新故事”讲述精彩纷呈。湖北连续四年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郧县人3号头骨为人类起源提供关键线索,云梦郑家湖、睡虎地简牍生动展示秦楚文化融合进程。《楚国八百年》《长江文明通史》等重磅成果出版,“长江考古联盟”凝聚力,“曾楚艺术展”走出国门,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权威动人的“内容源头”。第三,“焕新生”实践亮点频出。全省博物馆年接待观众超5000万人次,《遇见·勾践剑》全息剧、编钟音乐会广受欢迎。VR、全息、沉浸式戏剧等科技应用成为引流王牌。“知音湖北·文物说荆楚”系列直播9场累计观看量突破1亿人次,实现现象级传播。全省建成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8处,公布18处省级文化遗址公园。推出两批次8条文物主题游径,5家单位入选国家工业旅游



知音湖北“超级文旅日&文物说荆楚”系列直播活动走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示范基地。武汉咸安坊、荆州洋码头等历史街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实现了“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湖北文旅融合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一是研究阐释不深,文物内涵有待挖掘。博物馆展陈多为“文物陈列+文字说明”,沉浸感、互动性、知识性有待加强,“重硬件建设、轻内容运营”现象依然存在,文物与非遗脱节导致“文物一技艺一生活”的传承链条断裂。二是社会参与不足,形成资金人才“双向缺口”。优质资源集中在头部博物馆,大量市县展馆和偏远文物点保护利用水平较低;过于依赖财政拨款,社会资本参与度低,文创二次消费占比不高,既懂文物又懂策划运营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短缺。三是数字赋能不够,新媒体时代传播乏力。文物IP开发碎片化,与影视、游戏、时尚领域的合作多停留在“冠名赞助”层面,缺乏文化价值的深度转化。四是业态融合不高,陷入产业链“短平化”困境。部分融合停留在文物景点简单挂牌、旅游线路机械叠加的层面,“文物+教育”“文物+科技”等形式大于内容,与周边产业联动性弱,产业链延伸受阻。这些问题,是省文物局设立后必须聚力攻坚的重点方向。

路径探索： 推动文旅融合从“物理相加”迈向“化学相融”

湖北省文物局的设立,意味着担子更重、责任更大。要实现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必须主动作为、精准发力,推动文物与旅游从“物理相加”迈向“化学相融”,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尊重三个基本规律:尊重文化规律,坚守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核心逻辑,守住意识形态底线;尊重市场规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完整产业链条,实现可持续经营;尊重融合规律,打破边界形成新业态、新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实现文物价值多维释放与旅游体验全面提升。

深化价值挖掘,在“旅”的内涵上注入新动

能。旅游的本质是体验文化、增长见识,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是文旅融合的根基所在。一是深耕重大考古研究。继续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级项目,实施“长江文明溯源研究”,不断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考古成果,为融合发展提供前沿学术支撑。二是构建成果转化快速通道。建立“考古发现—研究阐释—价值提炼—转化应用”联动机制,推动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旅游解说词、展览主题、研学课程与文创叙事,缩短从学术到市场的转化周期。三是打造“超级文化IP矩阵”。系统梳理“人类起源”“楚文化”“三国文化”“长江文明”“红色荆楚”等核心主题,提炼“曾侯乙编钟”“云梦简牍”等核心IP进行产业链开发,推动IP商业化运营,融入餐饮、零售、游戏、演艺等多元场景。四是构建荆楚文化标识体系,运用微观史叙事和新媒体共创活动,让文化表达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强化统筹协调,在“融”的机制上实现新突破。机制创新是文旅融合可持续推进的核心保障。一是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区响应的协同保护利用模式,形成多方合力。二是强化整体保护与配套保障,推动古城古镇古村落整体保护和周边区域“历史风貌营造”,建设文物旅游大数据中心,编制技术标准,推动智库指导和校企联动。三是开展文物认领认养、“文物守护人”活动,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社会资本参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四是启动社区赋能计划,培养青少年后备志愿者队伍,构建文物活化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

推进数字赋能,在“智”的维度上释放新活力。数字技术是文物“活起来”的核心引擎。一是推进文物数字资产体系建设。制定全省文物数字化统一标准,建设省级文物数字资源平台,完成重点文物高精度数字化建模,为沉浸式开发、文创设计提供“一次采集、多元复用”的底层支撑。二是拓展科技赋能沉浸体验。运用5G、大数据、元宇宙等技术,布局建设“智慧博物馆标杆”“数字遗址公园”,开发情境化、交互式体验项目,探索AI数字人导览、个性化路线定制等新服务。三是构建数字传播矩阵。建立“省级文物数字传播中心”,统筹全省文博新媒体矩阵,深耕“知音湖北·文物说荆楚”直播品牌,针对各平台特性制作系列短视频,拍摄文物主题纪录片和微短剧,实现从“专业圈”走向“大众圈”的破壁传播。

创新转化利用,在“活”的形态上打造新场景。推动文物与旅游融合,关键在于让文化遗产“可亲近、可体验、可消费”。一是提升场馆旅游吸引力。实施“博物馆提质增效行动”,省博、武博等龙头场馆打造必到“打卡地”,扶持“小而美”中小博物馆。高水平运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址公园。充分发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节点效应,形成“省级有主场、市县有呼应,场馆有活动、市场有产品”的联动格局。二是打造文旅融合精品。以“神武侠”“赤黄红”两大文旅主轴为引领,推广“万里茶道”“荆楚长歌”等主题游径,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与A级旅游景区联动,持续提升“荆襄随”荆楚文化旅游走廊影响力。三是激发文创消费潜力。实施“荆楚文创品牌提升计划”,建立统一品牌形象和授权管理体系,拓展生活美学、数字文创、定制体验等多元产品线,构建全渠道销售网络。大力发展文博夜间经济,搭建“荆楚文化消费数字平台”,打通“线上种草—线下体验—消费转化—社交分享”闭环链路,让文化消费成为生活方式和情感连接。

湖北省文物局的设立,是全新的起跑线。推动文物与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让凝固的历史穿越时空与当代人的生活、情感、审美相遇相融,将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观、可感、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让文物事业为旅游产业注入深邃的文化灵魂,让旅游为文物价值传播提供广阔舞台——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责无旁贷的使命。湖北文物工作者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开放的融合思维、更加务实的创新举措,为全省支点建设注入深厚文化动能,让荆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更大光彩。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局)



汉阳陵

深耕遗址保护 赋能永续发展

——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

杨新茹 王林 潘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模化建设与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创新路径,为全球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和理念,仍然影响着 we 总结 and 提炼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蕴含的独特理论与实践价值。打破这种制约的关键在于构建中国特色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利用的自主知识体系。考古遗址公园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核心载体,是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的重要公共空间,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建设历程、实践经验与发展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镜鉴,梳理其发展脉络与建设实践,可为同类遗址公园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010年,汉阳陵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成果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前期考古奠基、省级战略铺垫、硬件设施支撑与遗产价值突出共同作用的结果。汉阳陵的系统性考古始于1990年,为配合西安—咸阳机场专用公路建设,外藏坑的发现拉开考古序幕。1996年帝陵外侧13号坑的发现,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和全域考古调查。到1997年,帝陵、后陵核心考古信息已基本梳理完整。作为西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的合葬陵园,汉阳陵是当时的西汉帝陵序列中考古信息最完整、保存最完好、保护展示基础最扎实的陵园。近2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涵盖帝后陵园、刑徒墓地、礼制建筑及阳陵邑等丰富遗存,出土文物达10万余件,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圆明园、殷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就已开始探索“遗址公园”模式,旨在解决土遗址保护难题。2009年,国家文物局在良渚论坛正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明确其以保护展示遗址本体为核心,兼顾科研、教育、游览等功能,是大遗址保护的有效路径。随后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启动,全国竞争激烈,陕西大明宫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汉阳陵三人入围。值得注意的是,申报时并未出台明确的评审准则和细则,汉阳陵能抓住此次机遇,关键在于多年的积累与全方位的准备。

这一积累始自1997年的省级战略布局。当时陕西省将旅游业作为发展突破口,打造“周秦汉唐”四大文化旅游景区,汉阳陵是“汉”文化核心载体,为其规模化保护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1998年,陕西省完成3000余亩核心区保护性征地,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遗址保护性征地。随后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面向全球招标,为遗址保护与展示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

这座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地下遗址博物馆,采用玻璃全密闭式保护展示模式,被誉为“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其创新的保护展示理念,为国内同类遗址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2005年博物馆主体结构完工,恰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在西安召开,时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佩赛特参观后盛赞其为“一项杰出的成就,是其他遗址的楷模”。再加上1999年已对外开放的考古陈列馆,汉阳陵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展示体系,成为申报重要优势。同时,汉阳陵作为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帝陵陵园,阳陵邑古城遗存价值独特,进一步强化了竞争力。

在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审中,汉阳陵最终得以通过。这一结果与评分的核心标准密切相关,遗产本体的保护状况和遗址完整性,是权重最高的评审项。汉阳陵分值高的关键在于其对遗址本体的严格保护——地面未增建任何建筑,最大限度保留了遗址的原始风貌,这种“保护优先”的理念,贯穿于建设发展的全过程。

作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汉阳陵为后续同类项目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经验,但其模式难以复刻。目前汉阳陵年运营收入与运行支出的资金缺口极大,仍需依靠事业单位财政预算弥补,资金缺口要依赖陕西文物系统等其他盈余弥补。这一现状表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汉阳陵

必须以扎实研究为基础,充分考量资源与资金承载能力,不可急于求成,唯有坚持保护优先、量力而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行业发展视角来看,当前部分地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热、盲目跟风,极易加重后期运营负担。汉阳陵的实践充分表明,遗址公园建设不能盲目圈地,需兼顾居民生活,统筹文物原地保护与长期运维,同时充分评估地方财政能力,高昂的运营成本对多数地区都是不小的压力。各地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虽初衷是落实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要求,但仍存在层层加码现象。不少地方意在争取上级资金与政策支持,项目建成后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运维工作便易陷入停滞,成为遗留问题。而各级财政对获评国家级项目的拨款、奖励,进一步助长了申报热潮,不利于遗址公园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政策受益者,汉阳陵始终致力于探索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路径,其经验具有行业参考价值。对于规模大、条件好的重点大遗址,宜优先选择就地保护,避免盲目建设。良渚以文旅IP实现保护利用良性循环,与汉阳陵理念一致,值得借鉴。汉阳陵虽禀赋优越、邻近城市,但因公共交通不便,游客量偏低,吸引力不及兵马俑、陕历博。而陕西考古博物馆展陈系统、科技感强、体验良好,为汉阳陵优化服务与传播提供了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汉阳陵参与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时,相关规划标准、建设路径均处于探索阶段,汉阳陵的成功入围,关键在于超前规划:它是国内率先编制遗址公园相关规划的单位,1998年启动规划与征地,2002年《汉阳陵保护利用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已纳入遗址公园内容,各项建设均围绕保护需求有序推进。2009年良渚论坛确立概念后,汉阳陵及时吸收融合新理念,以早期积累与规划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汉阳陵作为大型建筑遗址群,完整保留古代建筑工序与各类建筑遗存,借此探索出考古、建筑保护与展示设计精准衔接的路径,也暴露出文物系统建筑考古人才短缺的问题。北大已开设相关专业,而汉阳陵凭借实践经验,成为建筑考古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训平台。汉阳陵的成功模式难以直接复制:其申报建设得到陕西省委、省政府强力支持与资金承诺,依托“周秦汉唐”文旅战略布局,叠加当时独特的经济与行业环境,这些条件难以复刻。更核心的是,汉阳陵的人选离不开扎实完备的前期考古工作,否则首批名额或将易主。其最具价值的借鉴意义在于:遗址公园建设必须以系统深入的考古为根基,立足自身资源、经济与政策实情规划,切忌盲目照搬。作为保存最完整、研究最深入的西汉帝陵,汉阳陵堪称汉代物质文明百科全书,始终以遗产价值传承为核心推进保护利用。

从中国史研究视角来看,已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新石器时代、先秦秦汉时期的遗址占比较大,汉阳陵作为西汉帝后合葬陵园入选,在时代序列中相对靠后。不同时代的遗址之间并无绝对的可比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选的核心是选取每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展示体系。汉阳陵之所以能作为西汉帝陵的代表入选,关键在于其是当时已发现的西汉帝陵中保存最完整、考古信息最全面的陵园之一,具备成为西汉帝陵典型样本的独特价值。避免同一时期同类遗址的重复入选,从而确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的覆盖面与代表性。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第十八届文华音乐奖获奖剧目——原创舞剧《乐和长歌》



湖北省博物馆“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音乐会”